



张坝，青山绿水间的古民居村落

□ 刘彦林

“早知有琵琶，今日至张坝”，默念这句话时，双脚已经跨过张坝村旁大团鱼河上的小桥。

也许“琵琶”是一种乐器的缘故吧，对武都区琵琶镇有向往之心久矣，而得知张坝是一个古村落，心间就多了一份倾注，一丝顾念，一种急切……

远远地瞧见：依山傍水的张坝村，依偎着高耸巍峨的山峰，像乖巧的孩童蹲在慈父身旁。沿着不足盈尺的碎石小路，在蜿蜒的山径上缓缓而行，一步步靠近这座附着沧桑之色的村庄，去触摸被时光浸润了的过往。

从木板铺成的袅袅桥上走过，就进入了张坝村。几十座斑驳的老房子，佐证着这里根脉的久远。房子看似随意排列，却又有内在的井然有序。或在高处龙盘，或在低处虎踞，或者选择一处僻静山湾，或者选择一个向阳平地，相互错落，左右腾挪，让一处普通的山坡，顿时成为风水绝佳的“宝地”。

张坝村房舍的地基，是从河谷岸滩就地取材，捡拾巴掌大小的平石，用背篓一趟趟背上来，积少成多，垒起了坚实的房基。墙是泥坯墙，用山坡黏性上好的黄土，间杂以少许碎石沙砾，用铁铲铲进筑墙木板，镢头砸，石杵夯，一层一层筑起墙体，然后立柱、架檩、挂椽、编耙、铺

泥，最后把运来的蓝瓦请上屋顶，一座可供安居的房屋便拔地而起。

起先，在山下向上仰望，更多看到张坝村房舍的墙体。那种接近大地肤色的土墙，它们是泥土时躺在大地的怀抱里安睡，成为墙体之后，与大地接触的姿势转换成笔挺站立，开始顶天立地。“躺”和“站”都是动词，但对泥土来说千差万别，乃至天壤之别。泥土站立起来，它的使命不再滋养庄稼，而是承载一座房屋的牢固，负载一个家庭的兴盛，目睹几辈人的喜怒哀乐和苦辣酸甜。后来，攀上高大桫欂树扎根的高台上，顺着缓缓降落的坡势俯视张坝村，视野内看到的是清一色的屋顶，或高或低，或横或斜，灰暗的瓦片，瑟缩的瓦松，和从房舍与房舍的空隙里透出的柳绿花红形成鲜明的比照，仿佛时光明与暗的两面，主体是铺展开来的百年沧桑，少部分是鲜嫩的景色。

脚步沿着窄窄的村道，左一转，右一拐，于一座座房舍出出进进，于一处处院落间左顾，或者右盼。

进入房舍之内，一切旧的痕迹又从物件的细部和木质纹理间渗漏出来。抬脚迈进木质门槛，等于闯入了一个个往日的家庭。无从知晓这家主人姓名甚谁，家

有几个人，户主什么身份。可是，留存在室内的土炕、木床、八仙桌、长木凳上，似乎还留着那些家庭个体存下的脉脉体温。从厨房内的水缸、木桶、灶台、案板、菜刀、锅碗瓢盆上，还能感觉到女主人的勤快、干练、贤惠和心灵手巧。从厢房到院内，再到另一个院落，从众多的石马槽、大磨盘、碌碡、簸箕、木犁等器物上，又能感受到村人的安居乐业、和睦相处，邻里的互帮互助，甚至一村人的团结和友善。随着岁月推移，张坝村也在逐渐人丁兴旺，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来到“陇南传统民居泛博物馆”。博物馆利用现有房舍，加以合理利用，以传统与现代化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众多的实物与图片，把陇南至今保留较为完好、特色独具的民居逐一展示出来，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直观地观赏和了解陇南的民居，这何尝不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呢？当然，这里重点展示的还是张坝民居，从整体到局部，有面有点，甚至把张坝民居的构造也以模型呈现。一件件精美、轻巧、实用的家具和一些老器物，印证了张坝村先辈过硬的木工手艺，也折射出祖居张坝村的人们在贫瘠的土地上，创造出了鲜为人知的不平凡。

官鹅之春

春山渡

◎嘉阳拉姆

红桦树，山梅花，指缝间晃着瘦春光
镜头总也塞不完的杜鹃花
春雪里，开成一簇簇小火苗

你牵着暮色走向我，身后
空山寂寂，春风轻吟长调
此后，生命中下过无数场雪
再无火苗般闪光的杜鹃盛开

我的血液中流淌着春天的溪流
心里封存着雷古圣峰皑皑白雪
那初春的午后，脚步拉长
冰与火，合成一首回荡山谷的天籁

梨花开

母亲走出木楼，模样消瘦
像那棵好看又年轻的青梨树

她为我穿好新做的衣裳，亲我脸颊
风从河对岸吹来
花瓣落在我七岁的笑声里
落在，母亲乌黑的头发上

如今，梨树已满身褶皱
依旧努力开出好看的花
花瓣们纷纷打开自己
挡住，梨树日渐老去的根枝

梨树下母亲为我穿好新做的衣裳
风从屋后吹来
花瓣落在母亲微弓的腰背
落在她隐约的白发上

春风

◎赵新平

对面山坡上，风腾起
一团团绿色的云团，像是谁
酝酿着一场，藏在深处的
牵挂。野草的心事
全开了，想说的话太多
风儿也默许，使劲儿地吹
一吹，大地便返青

滨河路上，那位携孙晨练的老者
一老一小，走走停停
他们的身影，是被阳光浸润过的风景
热烈而激扬，深情而动人

春天来了，在老人和孩子的脸上
在一老一少的笑声里
像花开，像一河岸边的依依杨柳

故乡春早

◎王正荣

故乡春早，河谷排起一道柳岸长堤
半山草尖探头呼吸
惹得陌上黄牛哞哞而歌

一列火车在早开的油菜花海蜿蜒
睡醒的蜜蜂，匆匆参加田园诗会
大街小巷，赶春的人流
一拨接一拨，掀起了春潮

恰逢一场落雪
湿透了刚下土的薯块
庄稼人的笑靥里
等着盼着土豆花儿婆娑

故乡春早，避开寡春的字眼
让陇之南，这方山河
提前迈进了季节的年輕

梨花开了

◎奕和平

碧空如洗，阳光正好
漫步在花香四溢的街巷中
院内院外，石桥溪边
和着满树盛开的一簇簇梨花
疑是天公造物，人间仙境
洁净、素白，令人心旷神怡
悠悠然，诗绪高亢，拐角处
偶遇学子赋诗吟唱
还有长椅上的老者
何不就此结庐煮茶，来年
陶公醉饮梨花酒，后世佳句补新阙

立春

◎祁谢忠

再过几日就是立春
雪，落在山川
湖面和村寨
一张白纸，就这样
糊在了大地的窗格子上

听说文县的油菜花开了
春风的舌尖已打湿南窗
我窥见，万物温润的目光
也望向宕昌

二十年
横着一庄土里土气的乡村
窄窄的泥路
弯弯曲曲地爬出村头
过往的行人
跌跌撞撞地奔波
路口，一群小孩儿
追逐远去的自行车
笑飞了，心窝的新鲜稀奇

二十年后
一座半乡半城的镇子
宽阔的硬化水泥路
连户过村，网通全国
老人倦着奔驰宝马
儿童仄听嘟嘟车鸣
明窗彩户替代了蓬门陋室

二十年的巨变啊！
让人惊叹，摸不着头脑
再过二十年，又会咋样
谁来，预做答案

一袭冰封敬山河
◎袁春醒

官鹅，跌宕起伏的冰封
将千年的记忆传递
冰与湖，如颗颗泪滴
那澎湃的柔情，成为了
这山河的底色

脚步匆匆，和你生长的诗意
绽放在冰层之上，他们说
时间，在这一刻静止
时间，也在这一刻灵动

我喜欢这里，冰凌凝结的痛快
和冻透的酣畅淋漓，一滴水
成为最纯粹，最冰冷的形体
这柔软的力量，承载着无数的渴望

我喜欢站在谷底，把你仰望
我看到了，冰雪深处闪耀的孤勇
我听到了，冰峰之上激荡的雄壮
这便是官鹅，冬日的模样

我伸出双手，去抚摸你的肌骨
感受着，那无边岁月的跌宕起伏
那一刻，我又轻轻站在你的脚下
直到一滴清泉，从额头弥漫到心底

雪
◎吕爱生

一路干燥，卷起来
扑打脸面和头发
干裂的皴痂在唇间摇曳
无奈和嘈杂像一阵风，流进岁月深处

冰凌已在消融
河面不见上涨
冬月却晴暖如春
干旱的担心悬挂嘴角
等待一场，浸润

天阴了，雪花开始飘落
晚上，铺天盖地的欢喜弥漫村庄
听得见草树的摩拳擦掌
直到一切都进入梦乡
大地湿润，满眼花香

油菜花开

◎李 玥

南方，越冬的油菜怀揣心事
亭亭玉立宛如成熟的女孩
农历腊月，在匆忙里度过
就迫不及待地梳妆打扮起来
她在还未隐去的锣鼓和鞭炮声中
毫不顾忌地嫁给了如花的季节

油菜花，一面
春天赐予大地的金质奖牌
那些铺在田野的金毯
与金色的阳光排山倒海
此时，所有曼妙的言词
表达与描述无力苍白
画家跃然纸上的涂抹
都显得如此逊色

油菜花开，绚丽
绚丽的色彩似太阳的霓裳
春风，飘逸的音符
与抖动羽毛的鸟儿们合唱
沿着蜂蝶翩翩起舞的引领
油菜花簇拥的影子开到了天上

春回大地
春风万缕
渐渐缝合了大地
冻裂的伤口
依稀可见，鸟鸣
唤醒草木
嫩芽站在树梢
小草拍去尘土
探出头，环顾四周
它们的底气
来自大地的暖流

一条小溪咳嗽了几声
恢复了往日的欢笑
漫步于堤岸
我与风握手言和
它缩回冰冷
伸出一双温馨之手

爱在官鹅
◎伍丽霞

官鹅沟
绿树掩映的公主湖
波光粼粼，波光
闪进了我的眼里心中
于是，我满眼满心都是你

如碎玉跌落山涧的瀑布
串起一个个动人的音符
奏响了一曲关于爱的笙歌
那个叫鸸的少女
用生命诠释了爱的真谛

盛满世间深情的泽荡措
亦有我千百次的回眸
洁白的杜鹃花
在巍峨的雷古山顶
高傲地开放
凛冽地凋落
如我
以山的高度，花的姿态
等你

鹿仁寨的经筒，转山转水转来世
来世，你可否能在金羊湖畔
掬一捧湖水
让月亮照在手心
手心里有我也有你

春天絮语

□ 丹麓听翁

报岁兰

花间流露出春气象。一绽放，庭院漏出春声。刚出土的花朵，在料峭中抖擞风姿。

报岁兰松动了花事。春事重重叠叠，花事郁郁葱葱。报岁兰携带城阙，醉卧城池。把花影搭在段段上，用绽放涂改着冷静的下午。

第一枚报岁兰绽放了。冬末春初，扬起花朵，用灿烂装裱天空。剑形叶子，张开奔放的弧度，拖出繁花。

花茎着上多枚花朵，听着冬天破解的声音，吻着春初的味道。

报岁兰绚烂于两个季节之上，带着冬的胞衣，穿着春的紫衣，与雪花拉过手，在零下温度洗过浴，不改初衷的花香。

花影

百花造型。梨花造出雪瓣、桃花造出粉裙，兰花造出君子。

怀抱春色的花，灿灿灿烂一阵子，在笑容嫣然中不知不觉落了落英缤纷。花影跌宕，匍匐的落英等春风刮起，把自己再舞美一次。

落在啥地方就把根安在啥地方，无须翘首企盼。

格桑花

草原叠影，突兀嘶叫。格桑花，风姿绰约，扮演着草原魂。

骏马加鞭，草从翻起滚滚波浪，骏马身后腾起一幕幕流云和烟尘。格桑花倒伏后，又竖起了花茎。

牧羊女赶着草原，从早晨赶到傍晚来临。羊群舔着光阴一次次出栏，一次次走出草原。格桑花一次次为羊群献出鲜花，而后视死如归。

格桑花，把名字誊抄在草原上。

一年的花期来了，雷鸣电闪来了。格桑花在草原的摇篮中，摇曳着一生一世。



第1979期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
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城
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銀
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
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
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人
識朝朝
毛澤東
唐志敏書

书法 作者 唐志敏

醉新绿

□ 张驰涛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翠竹在风雨中摇曳，腊梅在白雪中绽放，麦苗伸直了绿色的脖颈，嫩嫩的草芽昂起了头颅，油菜花成片成片地金黄……春风，已悄悄把绿意带到了陇南；绿色，将晕染白龙江两岸。

绿色，是生命的本色，从嫩绿到翠绿，从翠绿再到金黄，颜色慢慢加深，生命逐渐成熟。“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有了绿色，才能有搁不下的期望。红花离不开绿叶的陪

衬，大地期待绿色的唤醒。看到绿，就看到丰收的希望；看到绿，就看到生命的曙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同样揭示了自然的本质，洞察了生命的奥秘。绿色是承接阳光给人类造福的载体，没有绿色，就没有人类。让大地常绿，让生命永存。

绿色是大地的盛装，一年四季，百看不厌。“春风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此情此景，谁不为之喜悦，为之感慨，为之陶醉。